

七日談

(廣東篇)

# 沉醉「218」

蔣述卓

清晨，惠州南昆山被清脆的鳥鳴聲喚醒，山中的霧氣還未散盡，我們的車已經駛上了那條傳說中的「最美旅遊公路」。導航顯示，從南昆山到羅浮山，沿着這條「8」字形的公路繞行，全程二百一十八公里。車窗半開，山風裹挾着竹葉的清香和草木的露水撲面而來，醒來時尚存的倦意被吹得一乾二淨。這條路二〇二五年六月才全線貫通，但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自駕遊客的「新寵」——它不只是路，更像一條串起珍珠的絲線，把散落在兩座嶺南名山之間的村莊、河流、古樹和笑臉，一一縫合起來。

旅遊公路畢竟有它的「講究」。路面是黑化的瀝青，平整得像綢緞。它不像其他的公路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益，粗暴地劈山填谷、架橋穿洞，而是順着山勢起伏，溫柔地繞開古樹、貼着溪流、順着村舍走。沿途每隔一段就有觀景台，設計得體面而克制，可以觀一個小景，或者端一杯自助咖啡，在旁邊的小徑上躊躇幾分鐘。觀景台不喧賓奪主，去搶各個驛站的風頭，只是給旅人一個停下來發呆的理由。

從南昆山下來最先抵達的就是龍門縣龍華鎮的西溪驛站。驛站枕溪而建，被一片青翠的竹林環抱着。清晨的薄霧還沒散盡，溪水在石頭間潺潺流過，真有幾分雪乳翻飛的意境。驛站不大，但設計得精緻——生態草坪上有孩子們在追逐嬉戲，也有公雞

在旁邊的雞舍裏引吭高歌，臨溪的休閒卡座掩映在古樹下，有人在那裏打太極拳。驛站旁邊就是西溪竹筍專業合作社，驛站旁有個小賣部，見我們停車，熱情地招呼進屋喝茶，我們也在那裏吃上了早上第一頓甜品——豆腐花。西溪村盛產一種叫「西溪筍」的特產，經過傳統工藝曬製的筍片色澤金黃、薄如蟬翼，用來燜肉最好不過，乾筍飽吸肉的香味後肉質更顯爽脆。這條路通車後，筍的銷路一下子打開了。小店老闆告訴我們，以前人們要馱着筍走十幾里山路去鎮上賣，現在遊客直接開到村口，一上午就能賣掉以往一周的量。

驛站，既是遊客的歇腳處，也是村民生活的延伸，更是富民的通天橋。它們像一個個小小的節點，把公路、村莊和人編織在一起，組成了最美公路的一個個花環。

再往前走，就是龍門縣麻榨鎮中心村了，這個村雖然藏在「8」字形公路的中心位置，但它既沒有水庫也沒有溫泉，資源缺乏，位置還真有點尷尬。只有村口那棵千年古榕，成了他們唯一的資源。榕樹氣魄宏大，樹冠遮天蔽日，氣根垂下來像一道道簾幕，樹幹粗得要幾個人才能合抱。也正是靠這株榕樹的福氣，村裏請來藝術家和建築師，以「文學」為主題進行了改造。古榕廣場上，立着一塊黃蠟石，上有著名作家莫言所題的「古榕文學邨」的題字。涼椅被設

計成捲尺的模樣，刻着古榕走過的千年時光；公路邊的草叢裏藏着「文學迷宮」，裏面是各種互動藝術裝置，訴說着文學閱讀的街巷；糧倉改造成書局，牆上張貼着村莊的文學編年史，最新一頁印着莫言等文學大家為古榕文學邨揭牌的照片。還有戲劇門樓、石屋茶室、樹洞酒屋，正在悄然生長。

一棵樹，一條路，讓一個快要被遺忘的村莊重新被看見。而文學賦能鄉村振興也在這裏得到充分體現。

中午時分，我們抵達了博羅縣橫河鎮郭前村，這可是一個網紅鎮。這個緊挨着顯崗水庫的村子，依託山水資源，建起了戶外運動小鎮——四千畝的場地，可以做攀岩、森林徒步、皮划艇、騎行。村集體靠這個項目的影響也增加了收入。村幹部對我們說，二〇二六年村民人均年收入預計能達到四萬元，而在二〇一五年，這個數字還不到一萬。上良民宿是這裏的品牌，白色系的外牆、木質的傢具，質感與廣州從化有名的米埗民宿相等。這個項目採取「與民同居」的模式，即村民把二三層租出讓人做民宿，自己拿租金；一層留着自己住，或者開餐館、賣農產品。村民賴子明去年放棄東莞的高薪工作，回村開起民宿，還在民宿裏搞了農家樂，收入比在外地打工時還高。

南昆山和羅浮山，直線距離只有四十五公里，但過去因為交通不

便，彷彿隔得很遠。如今，這條「8」字形公路把它們緊緊連在一起，彷彿就是隔鄰。下午不到三點，我們已經到達羅浮山。羅浮山有「嶺南第一山」的稱號，主峰飛雲頂海拔一千二百八十多米，可以徒步也可以坐纜車上去。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沒有上山頂，而在山中的中草藥種植基地、葛洪博物館、沖虛古觀以及東江縱隊紀念館參觀，花去了三個小時。葛洪博物館為紀念中草藥的發明者，也是道教練丹術的實驗者葛洪而建，館名為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著名科學家屠呦呦所題。在這個館裏，還專門開闢了一個講述屠呦呦在青蒿素提煉過程中貢獻的展廳，而這個貢獻就與中國傳統的醫學寶典緊密相關，自然也與葛洪相關。參觀完葛洪博物館就可以在旁邊種植了千餘種藥用植

物的基地裏，看到青蒿素的模樣。在沖虛古觀可感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的豐富，而東江縱隊紀念館則給人以振奮和感動。羅浮山景區將紅色文化、道教文化、中草藥文化融合為一體，成為極有魅力的旅遊目的地。許多大中小學生的研學活動都喜歡選擇這裏。而這種便利又是由這二百一十八公里的「最美公路」帶來的。

下山的路上，夕陽把公路染成了金色。這條「218」金色的公路，它能改變一個村莊的命運，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軌跡，更可以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它是資源整合的紐帶，是鄉村振興的引擎，是一首寫在嶺南山水間的現代詩歌。它讓每一個走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間，看見自己心裏的那個故鄉，也沉醉在中國夢的美好圖景裏。



▲惠州環南昆山—羅浮山引領區「最美旅遊公路」串聯起南昆山和羅浮山兩座嶺南名山勝境。資料圖片

## 「山菜之王」



飲食男女 劉世河

在春季野菜大家族中，我以為蕨菜的長相是最招人愛的。一出生便於山坡抑或泥地裏探出毛絨絨的小腦袋，垂青滴露，靜默羞澀，而羞澀的背後卻又深藏着極其頑強的盎然生機。因為它不開花結果，也沒有種子，只是靠細小的孢子隨風飄散，落到哪就在哪生根抽芽，繼而萌發出新的生命。隨遇而安，自由生長，這也正是野菜之所以「野」的靈魂所在。

蕨菜顏值高，味道更絕，亙古至今，文人雅士的讚美之詞從未停過。唐代儲光羲的「淹留膳茶粥，共我飯蕨薇」；錢起的「對酒溪晚晚，家人採蕨還」；以及溫庭筠的「蜀山攜簾留晴雪，簞筍蕨芽繁九折」。就連詩仙李白也忍不住發出了「昔在咸陽城，唯餐獨山蕨」的感慨。而明朝的羅永恭讚得更直接：「堆盤炊紫熟瑪瑙，入口嚼碎明琉璃。溶溶漾漾甘如飴，但覺餒腹回春熙。」此等妙喻，定是被野山蕨的鮮美之味深深醉透後才油然而生的吧。

除了鮮美，蕨菜還有一個委實值得自豪的身份，那就是它雖屬野菜，不但有「山菜之王」的桂冠，還是眾多野菜中唯一一個可以上得了大台面的菜種。山珍蕨菜，便是滿漢全席九百宴中的一道。西漢初年，有「商山四皓」之稱的夏黃公、東園公、角里先生和綺里季四人因逃避秦亂，隱居商山（今陝西境內）採蕨而食。漢高祖劉邦聽說後，十分敬仰，遂下詔請他們下山做官，但卻被他們婉拒了。四位隱士依然閒居山林，過着雖清貧卻散淡無束的生活。故商山一帶至今稱蕨菜為「商芝」。

蕨菜又名拳頭菜、如意菜、龍頭菜。烹製起來也並不繁瑣，涼拌、熱炒均可。但無論怎麼吃，採回家後都得趕緊焯水，再入冷水浸泡，因為這傢伙別看長得虎頭虎腦，卻很嬌氣，十分怕吹，見風就老，而一老口感則大打折扣。涼拌須必備蒜末，兩者堪稱絕配。熱炒，口味清淡者清炒即可，喜歡吃葷的可配以雞湯煨之。袁枚的《隨園食單》裏就有此一譜：「用蕨菜不可愛惜，須盡去其枝葉，單取直根洗淨煨爛，再用雞肉湯煨。」這便是江湖上有名的「雞肉煨山蕨」。不過野生的蕨菜其生長周期也就一個月左右，時令匆匆，當食盡食，過期不候。



君子玉言 小杏

又是一年春和景明，街頭櫻白桃紅，春光接過了秋色，春花接續了桂香。我又一次回到了故鄉。

前些天學車途中，路過母親住過的康養醫院。本可繞開，但還是想看看。矛盾中，終究走到了這裏。去年十月到十一月初，陪伴母親的日日夜夜一下子湧上心頭，淚水不知不覺流下來。

這裏留下了母親最後的五十五天。那段時間，四周桂樹花開，清香漫天漫地。我們說，早就過了中秋，桂花怎麼開得這麼旺。聰敏的母親馬上說，今年天氣熱得長啊，這才剛剛涼快，陰曆也才九月十幾。

我們去院子裏折下幾枝桂花，插在礦泉水瓶裏。母親說，真香啊！真好聞！我給母親放笛子曲，母親闔着眼，微微笑着說「姑蘇行」，手指輕輕打着節拍，還跟着曲調小聲哼了句。疼痛難過時，只要一放《姑蘇行》，母親的眉頭也會舒展。歡快優美的曲調中，流淌着江南的小橋流水、煙雨人家，也堪似我們家鄉的音樂畫卷。

我走進醫院後院。去年中秋節來看母親，臨回京前，姐姐推着母親，在酒店門前向我招手告別的場景猶在眼前。特意去看桂花樹，桂葉悄然無聲。不遠處的西天竺矗立在油菜花田之上。

這是母親去世後第一個清明。而父親，早於母親二十四年離開我們。我們一向認為母親真的會長命百歲，會陪我們很久，儘管母親走時八十九歲，屬於高壽，但我們仍然覺得太倉促，還沒陪夠母親。父親走時才七十一歲，一天都沒讓我們伺候，我們都沒來得及好好孝順他。母親走在立冬之後，父親則走在冬至之前。想他們想得心疼時，我會這樣安慰自己：江南那麼濕冷的冬

## 我與父母共同走過

天，還好他們躲過去了，他們在四季花開溫暖如春的天堂，不愁不苦，無病無災。

父母已經走完了他們的一生。父母與子女的陪伴，通常也就六十年，一個甲子，一個輪迴。然後，我們接續他們，成為老人，成為自己孩子的回憶。漫長的六十年，很多事都記不清了，但溫度都在，點點滴滴都是溫暖。

前幾天，妹妹說好幾次想跟母親打電話，想從牛精靈看看老屋的樣子，可是電話那頭是空的，牛精靈也連不上了。我也多少次掏出手機，想給誰打電話，第一個想到的是母親，母親的微信號還保留着，但我已聽不到她的聲音了。

有天深夜，我想母親了，一一翻看母親的朋友圈，把遺漏的一一點讀。我懊惱自己那時不知在忙什麼，竟然錯過了母親的一些朋友圈。母親在其中一個朋友圈發了所有子女和孫輩的照片，母親寫道：「都是我的心尖」。夜半時分，我看着母親留下的文字，淚流滿面。

鵬哥第一次來我老家城市出差，帶他步行+騎車在老城區轉了轉，西小路老街區、倉橋直街、魯迅故里、八字橋……半天兜了一大圈，走了約一萬三千步。在母親老屋前的餐館吃家鄉菜，雪菜春筍鹹肉、梅乾菜蒸肉、紹三鮮……我站在橋頭，請他幫我以家門口為背景



◀春天的古城。作者供圖

拍照。我說，以前我們每次回來，臨走都是站在橋上，老媽在門口向我們招手。

這次，我一再回頭，門口始終不見那個熟悉的身影……走到橋對面，我再次望向家門口，突然發現，橋對面這棵樹連葉子都沒有了。原來她枝葉垂垂，我常常悄悄透過枝葉拍家門口、拍母親出出進進。小院那邊臨河的那棵漂亮的老柳樹也被砍得光禿禿，無枝葉無綠蔭。我自言自語：老媽不在了，連樹都變得又枯又醜。

清明前夕這一場古城裏長長的漫步中，我總覺得我與父母在隔空交會。我走在他們走過的弄堂、他們走過的石板路、他們走過的古橋上，我看着他們曾經看過的茶花，我攀過他們曾經散步的府山……他們喜歡的青蠶豆、青筍、艾餃、酒釀，我們也喜歡；他們給我們養成的愛讀書、愛零食的習慣，我們至今還愛……他們曾用盡全力呵護我們，讓我們活得體面乾淨；他們身體力行薰陶，我們個個做事認真本分，真誠單純……

這一場古城中的東奔西走，我的身影與他們在時空中疊加，他們一定看見了我，知道我們挺好的，在天堂向我招手……

府山腳下，櫻花開得正盛，鳥鳴從老巷深處傳來。我曾經推着父親走過，走到路口，有點猶豫時，父親向右邊一指：「這裏」。我曾與母親牽着手，走在西小路的樹蔭，照片裏，我和母親都在大笑。

我終於又能帶着一種陶醉的心情，走在故鄉大街小巷的春天裏；我終於又能帶着微笑以父母住過的老屋為背景拍照，就像當年父母還在——我們和父母，在疊加的時空裏，一起看這人間春色，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年又一年。惠風和暢，歲歲綿長。

## 名人的收藏



人與事 鄭凱迎

傳統上每年三、四月是中西多元藝術活動最為活躍的月份，今年較特別的是通過一連串的拍賣活動可看到不少古董藏家多年收集的承傳中華文化的藝術文物，包括徐展堂博士，區百齡、關善明博士及陳永泰等喜好的藏品。

徐展堂博士是知名的企業家、藝術收藏家，分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初香港經濟蕭條及地產低潮期間積極進取投資，成功建立跨域企業集團，在回歸前後積極參與政事，在二〇〇一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徐先生對中華藝術文物有深度研究，多年購入珍貴文物五千多件，包括陶瓷、唐三彩、青銅器、玉器、傢具及牙角等，抱獨樂不如眾樂的想法，設置私人藝術館供公眾欣賞，亦曾捐贈藏品予香港大學、大英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更設立徐展堂中國藝術館，展示七百多件珍品。徐先生惜在二〇一〇年離世，六十九歲英年早逝。

區百齡是齡記書局的創辦人，七八十年

代在港就學的居民，免不了用上齡記出版的教科書，他是打破香港開埠以來英國出版業壟斷香港教科書局面的人；四十多年來，區先生從拍賣活動上購進不少瓷品精品，他重視瓷品的稀有性、完美品質、藝術美感及文化意義，以此為收藏標準，收藏的瓷品跨越中華瓷器千年歷史。區先生於二〇一九年逝世，享年九十二歲。

關善明博士是著名建築師事務所創辦人，多年來傑出設計獲獎無數，他對藝術文物甚是喜愛，工餘進修藝術取得藝術博士，集建築師、設計師、畫家、藝術鑒賞家、收藏家及學者多重身份；亦擔任香港藝術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顧問和委員會成員；關博士出版不少具主題性藏品書籍，包括中國古玉、中國古代玻璃、中國漆藝、中國雕塑以及陶瓷、牙雕等。

陳永泰是台籍企業家，深耕辦公室自動化及流動通訊設備產業多年，成為台灣行業

龍頭，亦投資房地產，旗下的震旦行及互盛皆屬上市企業集團。陳先生認為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各種器物極為豐富。有感上世紀不少文化瑰寶流散各地，應加強傳統歷史文物研究、闡揚、展覽，以擴大社教功能，特成立震旦文教基金會及設立震旦藝術博物館，蒐羅典藏華夏民族文物，玉器、佛教造像、瓷器及畫像石磚等。博物館早於二〇〇三年於台北開館，隨後設館於上海，到二〇一三年更在上海陸家嘴設立單幢六層新館，方便參觀者深入探討並欣賞珍貴古代玉器及各類收藏器物。

這四位的收藏經年，除把玩摩挲，亦事研究其藏品時代表徵，琢磨其稀有性、藝術性、實用性及其文化意義等。徐展堂博士收藏的唐三彩馬俑，其罕有性在於有鑲嵌紋胎突顯馬的斑點、黏貼精細的璽珞，其造型精神抖擻，反映原主所屬的神駿風采，領略國馬的魅力；區百齡自一九七四年成功一次過投得十四件瓷器，開啟他四十多年瓷器收

藏之路，他是中國瓷器最全面的私人藏家之一，其藏品包括宋、元、明、清官窯的珍罕工藝，其女兒回憶指他對明代成化年間的藝術匠情有獨鍾；關善明博士收藏的中國古玉是眾多文物之一，亦是較全面的類別，早年購進不少具代表性、獨特藝術風格的精品，是香港收藏組織敬求精舍的成員；陳永泰自八十年代開始其文物收藏之路，他與台灣古董業代表人物吳榮海早年相識，並肩鑒賞古玉，年代包括新石器時代、商、周及兩漢朝代，積累超過四萬件，並出版歷代玉器系列專書。除上述四位外，另有一位專注收藏明清官窯瓷器的陳永達先生，他曾任敬求精舍主席，致力為該會籌劃展覽，推動中華文物研究不遺餘力。